何鳳蓮：透過水墨看到生命

■《泉源》

「如果你畫水墨畫時畫錯，便不能改變，如同生命一樣，不能回頭。」何鳳蓮（Chloe）哈哈一笑，說：「畫油畫不同，你可以用其他顏料蓋過它。」Chloe生於美國加州，是一名混血兒，偏偏熱愛中國文化，由開初創作油畫，到現在成為全職水墨畫家。她形容自己透過水墨大開眼界，不單止看到人，更看到生命。

文：鄭雲風

Chloe為何與水墨畫結緣？不得不提她的爺爺——已故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。1956年，何佐芝的父親何東去世，留給他五萬元的遺產。何佐芝開初從事家庭電器等生意，後來認為電台有市場，便在澳門取得綠村電台廣播權，之後更回港申請電台牌照，最後成功創辦商業電台，製造民間言論空間。何佐芝對Chloe影響深遠，經常鼓勵她多看中文書及報紙，提高中文水平，了解這個東方大國的文化，因此她才能學到東西方文化，將兩種文化同時融合在水墨畫之中。

■商業電台主席何驥（左一）等嘉賓出席畫展開幕。

除了培養她愛上中國文化，何佐芝更身體力行，支持她用藝術表達自己。何佐芝家中的走廊仍掛着一幅水墨畫，便是出自年幼時Chloe的手筆，可謂她第一位收藏家。2012年，Chloe在灣仔舉辦首次展覽「你認識我嗎？」，爺爺亦有親身到場支持，還不忘向記者介紹她兒時參加比賽勝出的事跡。當她開幕致詞前，看着爺爺差點因感動要哭了。

一絲不苟 追求完美

Chloe年幼時在香港漢基國際學校就讀，初次接觸水墨畫，校內的美術老師是她第一位啟蒙者，她慶幸小時候有學習山水畫的經驗，了解傳統水墨畫的規則，「知道規則後才能打破它。」八歲時，《時代雜誌》在香港舉辦一個兒童繪畫比賽，她用水墨描繪香港景觀，在同齡組別突圍而出，第一次贏得美術獎，作品更被用作雜誌的封面。後來她在美國加州密爾斯大學畢業，在校向美籍華裔當代藝術家劉虹及美國藝術歷史學家、評論家Moira Roth學習。

Chloe學習另一種文化的過程，可謂困難重重。雖然在外國大學畢業，她曾經在1979年跟隨趙少昂學畫，2013年曾到北京跟隨當代書法家魏立剛學習，亦深受張大千、豐子愷等中國藝術家的影響。時至今日，談及用水墨畫畫的困難之處時，她仍禁不住高呼一聲「我的天呀！（Oh,my god）！」，困難來自於對畫作的高要求。她解釋，希望作品令人難忘，之前從未看過。另外，因為水墨畫難以修改，她要求一絲不苟，追求完美，「當人們看到很美，成功的感覺很好，如同禮物。」

她認為，中國藝術為自己的藝術創作帶來更多的啟發，如同「開眼」一樣，水墨畫更有助她以想像力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獨特的世界觀。一直以來，她都喜歡畫人，由「Two Sides of the Brain」（2014，上海），到之後的「人海」（2016，香港）展覽，都在觀察着人的活動和生命，希望找出「我是誰？」，尋求身份的本質，人與人又會如何彼此連繫。

傳統水墨混合新科技

早前，Chloe舉辦個人展覽「昇華」（Ascendence），希望解構人類從宇宙大爆炸一刻，如何演變到現在，探索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，以及人與人的關係，「一個人生於世上的責任是什麼？」她又指出現時很多人使用不同科技產品，「不知道沒有科技如何生活。」她輕輕一笑，問道：「到底科技帶給我們什麼？」

在這次畫展中，她嘗試將傳統水墨混合新科技，別出心裁用VR作畫，希望探索人類的身份。記者戴起VR眼鏡，進入她利用Tilt brush在虛擬空間創作的《步進水墨中》，便見到在這裡水墨不停流動，好像充滿生命力，沒有紙張和色彩的限制，由第一身的視角看着藍色花卉，如同進入了一個充滿幻想的水墨世界，感覺比紙上的水墨畫更生動有趣，更容易令觀眾代入作品之中。

■《昇華1及2》

■《山之歌》

記者跟隨Chloe到展館參觀時，她不忘興奮地逐一介紹作品，如數家珍，解釋當中的創作意念和過程。以畫作《昇華》為例，她希望表達出人嘗試剝離於眾多軀體，希望與別不同，同時在群體中堅持理念，建立個性。而作品《墨水噴發》中，她利用墨水的特性，畫下火山爆發的一刻。走到其中一幅作品前，她突然考考記者，詢問在作品中看什麼。雖然記者的回答並非她的構想，但她不以為然，笑說每個人看同一幅作品都可以有不同想法，不必追求標準答案，她只是希望透過作品，讓大眾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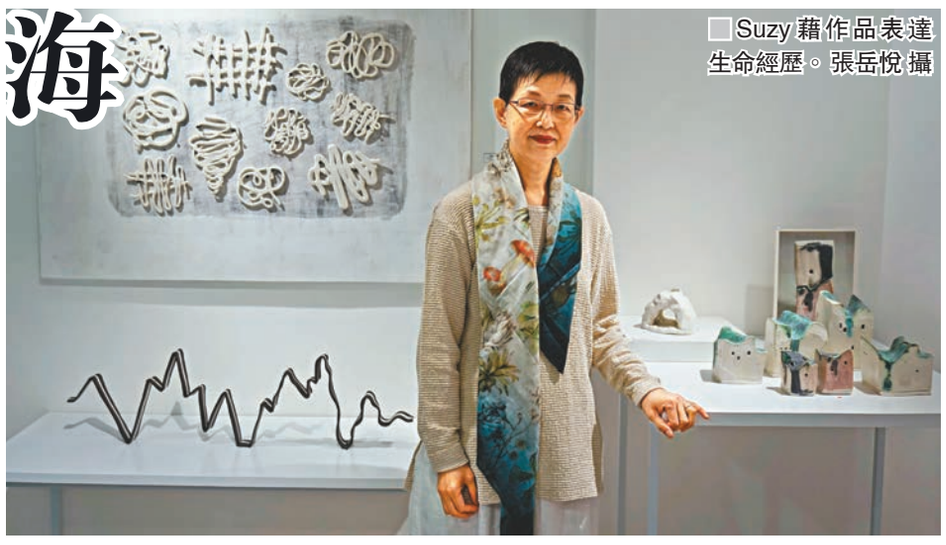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在作品中加入不同科技及現代思想，原來畫作的用料也與別不同。她嘗試利用丙烯、碳粉、鋼筆畫畫，但最特別應該是咖啡。「因為我飲很多咖啡」，她半開玩笑地解釋：「喜歡咖啡的顏色，而且很香很健康！」她補充，有某些顏料有毒，要帶備保護設備如面具才可使用，認為咖啡是自然產物，就算接觸也不會擔心影響健康。

望東西文化融入作品

Chloe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藝術家，她於加州Mills College完成學業，在校師從美籍華裔當代藝術家劉虹以及美國藝術歷史學家、評論家Moira Roth。她舉辦的個人展覽包括：「你認識我嗎？」（2012，香港）、「Two Sides of the Brain」（2014，上海）、「大自然的力量」（2014，香港）、「底蘊」（2014，紐約）、「The Art of Chloe Ho」（2015，香港）及「人海」（2016，香港）。她的代理畫廊是3812 Gallery。

遊走在中西文化之間，Chloe一直受到兩者熏陶。她不認為出生地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自己可以「生於東方，生活像西方」，也可以相反。談及未來，她不但想嘗試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的新科技，更有一個心願，希望將東西文化同時融入到作品中，展示給全世界的人欣賞。

陶藝家張啓新「游弋」生命之海



■Suzy藉作品表達生命經歷。張岳悅攝

有傳說指，在很久以前人是生活在水中的，久遠得早已遺忘乾淨，然而在某天，不知道為了什麼，人們忽然收起了背上的鰭，到岸上生活，後來學會了走路，一代一代繁衍，也忘記了在水中游弋的那種自由和快樂……本地陶藝家張啟新（Suzy）在最新個展「游弋」（Taxiing）中，以札記線條記錄生命中的高低起伏，與眾分享。

翻開字典，游弋有巡邏、在水中游行、徘徊等意思。人生在世，或者就好像在世間游弋，究竟是蹣跚跌蕩，還是自由飄盪，或者大家歷遊非生死攸關的大命題，只是回看命途中的期望、興奮、恐懼與愁思，飄浮於蒼穹中……Suzy說：「泅游於生命之海，我跟所有的人一樣，經歷了這些那些，又撿得了這些那些，以我的雙手捏成了這些那些，就拿到這裡讓大家看看。」即日起至5月15日，在巨年藝廊（Giant Year Gallery）隨Suzy的作品游弋生命軌跡吧。

作品崇尚原色

「大起大落、大是大非固然對人有影響，但有些細微的感覺也能讓人感到入心入肺，產生翻天覆地的改變。無論是旅行途中的感觸，生活中的偶遇，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，都是我創作的養分，也是促成這次展覽的動機。」Suzy介紹道，展覽作品中既有功能性強的杯、碟、盒，也有偏感性的藝術作品，她也常將兩者融合創作。一系列的《札記》作品飄盪的姿態正切合「游弋」的主題，而《反/正》和《表情》等作品也多由線條組成，也是Suzy的新嘗試，靈感來自結繩記事、莫比烏斯環或心電圖。在藝術作品中，Suzy崇尚原色，常以本地瓷泥和日本黑泥的對比色創作，自然且簡單，也常用鑲嵌的方式為作品增添趣味，如《平衡中》的小球總在碗中央，每一道精細的線條都是另一種顏色的泥鑲嵌而成，幾經打磨也不會褪色。

■《札記》

■《平衡中》

再看Suzy的杯、碟、盒，直至大件香爐，細節處皆別有趣味，如《早場》碟中慵懶曬太陽的貓咪，或一個個小盒子中隱藏的柏凳和公仔，她說：「盒子是我很喜歡做的物件之一，它們常用來收藏寶貝，可能外表低調卻內藏乾坤，有時人也是這樣。」《狀態》則是她用來形容不同人的表達——有人外表平凡內心坦蕩蕩，有人過分膨脹內裡空無一物，也有人滿身尖刺難以靠近。再如既為房屋形態，又可作香薰爐或收納盒使用的《部落》系列，則來自於她對香港住屋和蝸居問題的感觸。

一切皆為做陶

展覽中有一組作品名為《初心》，未經上釉的瓷泥原色，紙環、紙盒和紙燈籠像極了勞作堂的剪紙作品，「這些小時候的勞作功課，正是我對立體作品產生興趣的開始。我喜歡雕塑，但自認體力無法駕馭大型金屬材料，但陶泥卻可以逐步添加，是我可以掌握的。在香港做陶藝，泥、窯和空間都有限制，就像作品《點》，雖然是一堆雜亂的繩索，只要相信自己，總可以找到那個點。」

Suzy生於香港，中學畢業後往美國及加拿大接受美術設計課程訓練，1984年回港，曾任職電影、舞台、電視廣告美術指導。她1990年開始習陶，近年專注陶泥創作，作品以個人大自然觀感作起點，將生活體驗延伸於作品中，從而探索自身生活態度及取捨所能達至的不同局面。正是對陶藝的強烈熱愛，使當年為工作日夜顛倒的她抽出時間去家附近的陶藝室學習，再分別於2003年及2006年獲取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學士及碩士學位。

現時她每日都去自己的陶室，少了接美術指導的工作，「這樣的工作的確賺錢多，但時間卻無法預計，也有連續一段時間不能做陶。」若為謀生，她多是選擇教學生，也將更多的時間留給自己創作。她坦言，在這次展覽的最後籌備階段，自己幾乎每天都在陶室通宵創作，曾割傷手指，也曾見到自己的汗水滴落入陶泥中，有些狼狽，她希望未來一段時間可以慢慢地創作，有充裕的時間去沉澱和取捨，通過這樣的整理過程，做出自己心中更完美的作品。文：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■《部落》

■盒子也是Suzy喜愛的作品。 張岳悅 攝

■《狀態》